



蹈海集

八

雜文

服部文庫
イ 17
2096
5



117
2096
5

躡海集卷之八



攝津服元雄仲英 著

東都井周愛士春揖校

雜文

擬俊寬與成經書

俊寬東向再拜。陳言於丹波藤少將足下。維別之後。寂無音問。濶焉之情。與洋海無際。何異相思之切。于朝暮。徒攀慕足下於扶桑之日。乃知足下亦懸念寬於虞淵之汜。各天萬里。往若形影而居者。今已為參商懷之所積。豈可得而覩縷者哉。頃豎有王至于放

所始審足下及平判官進止。風波安穩。舟楫無恙。至都之日。親戚故舊。要於路者。若迎死者。作于九原。而歸。且足下爵祿復舊。令問不替。再事上皇。判官先已歸佛。今也藏身東山。閑居遂志。各得其所。不遠而復。家族之喜可知。嗚呼。寬獨何爲者。生不能再上父母丘隴。永終于鬼界。流放之徒。寬之悲憤。自非足下與判官。天地之間。向誰告之。殘命且盡。生前不能一言以陳。左右則死者。若有知。悠悠長夜。吞恨無窮。何世漏之。故命有王。寬沒東歸。乃呈斯書於少將座前。書辭草草。字不成行。殆不任披覽。冀與判官一展之。即

筆所跡。苟察其所欲言。萬分之一。寬乃暝。萬里外已矣。夫平族素無列朝廷。保平之際。王室不易。災釁仍臻。清盛遭遇時變。入稱翊衛。而其不快。平氏義朝之徒。皆旣燔滅。爾後官階日月超遷。遂立女爲后。自以爲天子婦翁。身當相國之任。朝政由已。威福自擅。重盛兄弟并領左右大將。其餘庶孽宗族。典歷大官。榮顯滿盛。薰灼四方。天下郡國。諸平封邑居半。二宮恭已。百官累足。勝天之勢。東京梁氏不翅。當此之時。朝廷公卿。自非平氏徒。充員位而已。其當以次遷。而爲諸平所抑。屈滯失望者。不可勝數。尊府君納言嘗有

積忿於斯加之。兼上皇密旨。故協同諸輩。謀張王室。寬素與清盛有舊。而納言喻以順逆。寬雖不敏。不敢以私負公。乃於鹿谷莊招集同志。私竊有謀焉。庶幾效尺寸於斯舉。以稱上皇旨。期在旦夕。奈天未定。不克誘其衷。事覺。上自納言。下至寬輩。人蒙戮辱。妻子塗炭。西光之徒。五毒兼至。慘刑赤族。其他幸而放竄。客歲平后有身。清盛意欲其生。皇子而身居外祖之尊。故外稱王命。大赦天下。以祈其報福。而於寬以遺其舊。與前舉謀。特置不赦。遂使寬一人倒懸不解。以耳其心。既已。以王命大赦天下。而報私憾於其間。以

毀國家制令。清盛弄法逞志。事事皆然。寬復何恨焉。又聞納言先於放所捐館。似不得良。少將其痛。當有不可言者也。自從共投荒裔。寬與判官唯足下是依。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况與判官三人者。同此窮約。日復一日。僅保性命耳。鬼界所以一日不可住者。足下所熟悉。今而寬之單子憂愁。足下其以為如何。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俯仰所目。但海與山耳。無復田野聚落。不蠶織。不耕種。凡人之可衣食者。何處求之。食則得魚蝦於窮海之濱。朝四暮三。聊以充虛。居則倚木於樹。松葉覆之。風露豈可障乎。島中之人。言語昧于

彼此神情不接。誰復哀寬。既與人域隔。又無曆日。凡月之盈而望。草木之榮而春。日之出沒于浩汗之際。而朝暮彷彿乎。纔有以記心耳。火山日夜雷聲轟轟。炎焰不息。罪放之人。若觸天怒。然嗚呼。寬家雖非衣冠之族。亦未至自執負擔之勤。何知遭天不吊。寵辱易地。饑寒猶且不免。生陷鬼界。無由得脫。雖復宿報使然。何爾荼毒也。相別之日。風帆電逝。忽滅忽失。杳溟渺渺。即時欲投身從之。神魂消散。絕者良久。而所以猶持形骸。以有今日者。徒幸足下慰藉之言。於萬一淺之寬為心也。雖足下哀寬之情。切于肌骨。清盛

險。恐豈足下所能移乎。不唯望於足下之無為。愈受世之嗤笑焉。爾昔人有言。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寬在都日。交遊知識。寔繁有焉。一旦嬰禍。家口星散。流離之際。妻兒尋為異物。所遺一女耳。今特有書傳焉。其他既無一字問。其唯足下與判官時。或繫心於寬之死生乎。妻子存沒。京師近事。有王口語。略知之已矣。放後未滿三年。窮困日夜。苦則苦矣。而私心未知殘骸悴魄。非復昔日寬也。有王跡而至也。適遇諸途。亦不記寬。乃至就問流人。俊寬在何處。甚哉疾痛慘怛。傷人鋒刃之利。莫以尚焉。及見有王。悲喜交集。

恍惚誤以爲夢。私恐覺後無聊。其將如之何。體疲神困。夢覺不辨。欲延數日之命。豈可得乎。今當爲鬼界之鬼。永與足下隔生。吁命之窮。無可奈何。寬已矣哉。往日綢繆。何世忘之。每一念至。不勝涕泣橫集。冀足下勉修令德。進退相時。多諱之朝。常念免難。判官超然。嘉遁方外。庶幾無患乎。伏乞曲致寬意。問至之日。不知足下與判官西向。一哭寬耶。臨書嗚咽。不知所裁。俊寬頓首。

詩誓

嗟我二三同社。我有誓言。無譁聽之。今日之事。管城

以爲城。墨池以爲池。各礪乃詞鋒。旗鼓相當。其爭也。君子。君子出辭氣。溫厚和平。斯遠鄙倍。言則古人。黼黻金玉。其則不遠。無怠無倦。一乃心。竭乃才。尚其有成。凡一日之間。事毋不敬。各慎爾儀。務修大雅德業。吾豈饗之徒也哉。焉貪五味。枯魚乾餼。藜藿之羹。上天有錫。罔敢饑我。吾足矣。今日攸用。不尚難得之器。無簡寧書木葉。箕山手飲。作吾師。素以爲典。罔華乃詩。先成。必顧左右出之。與速寧遲。乃工人拙。罔矜罔蔑。慎罔臧否。他社人物。體制既定。不得隨爾便。擅改得韻。有命企羨。何益。璧假許田。任汝協和。前日命汝

則

病題弗為胡成。三旬弗成為廢。汝業退而無與焉。即
題弗成。古有常罰。兕觥其陳。彼飲不知足。罰酒惟耳。
嗚呼何侮慢之甚。而今而後。若是之徒。以不飲為罰。
古人有言。酒釣詩鉤。若何沈昏濡首者。返大作詩禍。
芒吾喪我。喜怒交臂而移。載笑載罵。雜言嗷嗷。擬媚
婦淫曲。學優童聲。欬肆亂雅音。舍厥位。遷徙無常。污
我筆硯。覆我杯樽。側弁之俄。俯仰婆娑。鴿鴒沐猴。無
之與比。禍及傍人。大害其匠心。詞苑蟲賊。敢有若茲
者。尚汝鳴鼓奉辭。恭致天之罰。俛出童殺。無赦勗哉。
二三同社。罔同彼昏德。慎茲常憲。

傭者對

齊王朝周。道見裸跣行傭者。王從車上指之曰。霜露
時降。一布之褐。不能掩體。擔重營營。嘻可憐哉。傭者
柔擔而止。輒爾笑曰。我固憐王。王有何憐我。王修藩
國之禮。周有常制。時至而往。期至而返。一日遲速。王
得如意乎。凡有土之君。奉於天子者。毫毛踰繩。則削
黜之咎。尋至累及宗廟社稷。不若是而已。王於行途。
從車數百乘。徒卒彌于前後。王適有思廁之急。不得
投袂下車。直求其所。七尺之形。俯仰動止。欲如意得
乎。甚矣哉。齊國戮辱於王。我上無君親。下無妻子。以

八極爲屋宇。通達之地。何處可止。何處不可至。日出而臨遠路。自西自東。不知所遭誰氏。唱則和。日代行者之勞。冬日之寒。負擔如挾纊。天償我以錢。五里一醬。食恣所嗜。飽且休。不覺有昨日。不知有明日。取足於今日。飄乎悠乎。唯意所任。世人謂我以雲爲翼乎。名我曰雲助。我友有無宿叟者。行年七十。病革綿綴。於道左楸木之下。行旅之人哀之曰。子少不修行。長不爲產。老無妻子。今也終焉。孰收視子。子不亦悔且悲乎。無宿叟舉目熟視曰。人之將死。五官失位。自聚之散。苦則固矣。貴賤智愚。孰有逃之者。而生之所有。

壽

妻子臣妾。祿貨財。俄然棄之。向不可知之域。不可奈何。其慘於心。若受鋒刃之剗。氣息將絕。一飲不能容口之際。別有此苦。用物精多者。特爲甚矣。我幸無斯患。四體之內。假造化者。返之則已。而今而吾始知六十九年所行人。皆非之。我獨是之。果是若無宿叟者。可與言性命之樂。齊王色變。伏軾而歎曰。寡人不聞傭者之言。終身不知七十餘城爲吾徽纆。

書牘

與烏石山人書

月日雄白。西上七祀于茲。河山之邈。不翅西人之東。

東人之西而歸。苟逢之則未嘗不問我山人。盍歸京師。雖美非山人。土何爲留滯。若此。即問之則未嘗不傳稱山人。遊寓京師。京師諸貴爭執弟子禮。擁笏相迎者數十而不止。隆隆之譽日新。邦畿千里。靡然嚮風。山人優遊其間。式燕且盤。亦是戾矣。未有遐暇。東顧而私竊怪之。往日兄事山人。非一日之故。雖今也濶焉。風彩猶尚在目。伏察山人所以爲山人於千里外。豈有嗜五侯鯖鳥石山人者哉。蓋傳稱者道聽途說。流俗浮言而已矣。頃觀留紅帖者。乃山人所筆。墨痕飛騰。殊覺居止清健。欣慰曷已。其詩亦山人所作。

若干首。凡海內所仰知。諸王公主三公九卿。拜賜陪燕酬和贈呈。篇篇皆是。獨欠應制耳。而神州名山大川。若浴下風流翰墨之士。寥寥乎。莫有一題波及之者。與先所傳稱者。若相符。然雄惑矣。不知山人蓬戶朱門。若法深遊戲耶。將好事門人。撰其所榮成帖。其餘不采。因遂筆之耶。不然。雄恐蘿館之靈。將勒移于赤水之濱。名高之爲謗府。自古然。冀少留意。使如雄輩。左袒山人者。莫有聞隨駕之稱。高風爲清流所允。不勝仰望之至。雄也不肖。獲罪於長者。固所怖懼。然而弟畜之恩。中心藏之。苟愚悃所至。不能默而已。

敢布腹心於尺一。以陳之侍者前伏乞諒察。

與安達道士

遊于人間數月。昨琴今棋。若詩酒。無日不歡然。某某。所聞有之耳。不能接其所歡然。母乃似望海中神山耶。而蓬華至今。莫有聞步虛之音。楚乎半天。若遐棄然。僕也。凡骨滓穢。為神仙所厭惡。固知有罪。欲往從之。負荊於下風。奈仙跡所寄。其處無常。不可適從。惆悵何限。聞之白生。近日歸山。道士雖厭僕。凡骨何忍。輒遺其故。伏乞方其駕鶴。少時踰蹊于赤水之上。舉手騰翥而去。使僕仰丰彩於恍惚之際。萬一是望。

復松叔豹書

孟夏初二之書。先秋鴻而至。彷彿面晤。乃知足下定省安穩。且會滕生。日以斯文。寥濶之懷。頓覺釋然。書中戒雄。以有北客出都。傳聞雄困于酒。日甚一日之狀。還告之。足下者。所以垂教。不一而置。覩縷及復。實以雄思荒業廢。為性命之傷。為念至矣。盡矣。非我叔豹。誰可竭其誠約。我以斯言乎。感謝曷已。夫以曾參為人。雖亦踈交。固宜任其不殺人。然有二人先之。其母猶不得不踰牆而走。况雄輕薄墮窳。動致毀責。醉醜之態。足下固所親見。叔豹而不我遐棄。則有一人

告雄沈酒日甚者千里之遠豈得不爲之念乎於戲
睽離幾歲今之我者非復往日周旋叔豹我者略陳
其狀以荅懇懇之意非敢拒諫掩過之言庶允而聽
焉雄少辭親去國事今之翁翁之視我猶子我亦未
嘗不視翁猶父二十餘年于茲而寒劣自若雖日蒙
陶煦志業不進居常局趣社友之後况砥礪名行顯
於當世厠縉紳君子之列固我所不分苟知吾生有
涯不肯婚宦交無所擇博徒賣漿逢着則歡歡則飲
飲則醉醉則歌呼舞蹈何所不至傍若無人竊念亦
如是而足矣而性非上頓之量醉鄉之盟亦不能執

牛耳是非叔豹往所親見乎已而翁之二男尋沒服
氏無嗣社友以翁乏待養人命雄充膝下役雄先既
喪父母今而所怙恃亦惟翁耳且翁與社友固已知
我則豈以堂構濟美望我者哉是我所以在三之義
不能辭讓欲效手足勞圖報萬一豈敢遵翁之箕裘
傲然抗顏以爲人師云爾哉及移居赤羽謂諸飲徒
曰仲英新得父母已爲人子苟供子職耳諸君以雄
爲死不可復見請從此謝矣爾來至今既已三年以
故莫有一飲徒踵門呼雄者不惟飲徒凡遊翁之門
者爲雄也友餘盡絕而不通日夜區區婆娑筆硯間

杯酌之事如忘。偶應一二貴介。請時賜餘瀝。希鞞鞠臙。如髡猶稱徑醉矣。雄之小器。曷爲能容數酌。而五六年來。體稍豐肥。皆曰。過飲使然。雄之飲比於往日。不過十_カ一。亦食糠覈耳。非飲之故明矣。大都往日嗜好。自今視之。索然殊覺可厭。故態總爲烏有。自計齡纔過四十。心之衰廢。既如八九十者。壽不得長。常恐一旦宛填溝壑。遺今之父母。憂夙夜兢兢。雄之不似志業不就。天之所賦。不可奈何。至如以飲喪志。損其天年。則吾豈敢。叔豹察焉。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假令雄有_レ一旦事。不爲知己如叔豹者所允使其

謂仲英何爲自貽斯戚。誠爲可恨之最。恐將不與。故傾寫肝膽。具陳以復。冀其詳視焉。佳稿間效鄙衷。近文及詩若干首。併呈。意亦在示_レ近狀。案間賜覽。幸甚。

代淺吉與大垣戶留主書

吉聞之。古人病耳聰者。有以蟻動爲牛鬪。史傳所記。蓋有之矣。而人之不信有之。以其非人所可病者也。假令今而有之。誰爲實有之。吉有病。今陳其狀。留主聽之。必曰。吁。吉也。狂妄可憫矣。豈惟留主哉。吉自從羅斯患。每開口說之。親戚朋友未嘗有一人以吉爲不狂妄者。豈惟親戚朋友哉。吉亦有時竊自怪之。吾

其狂妄乎。宜從他人視之。以爲狂妄矣。雖然。吉非天地易位。以白爲黑。陰陽寢食之適。與人無異。誠如吉所患。其諸類乎。以蟻動爲牛鬪者。與吉不敢妄言。留主莫妄聽幸矣。吉十年於茲。無論日夜。凡吉所在。十數步中。常覺有人吹笛者。其聲激朗清厲。洞耳射心。瞬息之間。欲莫聞之。不可得焉。吉心惡之。不啻仇讎。而聲不離耳。亦惟如影於形。無處不爾爾。若在水火中。父母憂之。不遑寧處。汲汲禱我。藥我一無其效。蓋父母之慈。所不能救焉。竊恐儻有舊怨者。故作妖術。使我罹斯患。朝暮彷彿。如比寇於肩。並盜於坐。欲驅

除之。若有若亡。與搏空捕影相似。是以爲人之子。闕其定省。爲人之民。怠其稼穡。四體不勤。百事不理。卒爲天地一廢人。旣而幡然念之。豈有斯理。是我心之惑也。苟志學以廣聞知。於解其所惑何有。於是辭親離家。千里負笈。來于東都。因緣一二故舊。寄寓綠山僧院。尋師求友。豈欲聞知其所未聞。未知者。才駑質劣。徒愆素志。是懼而父母顧愛。猶尚不已。分擔石之儲。以給遊學之費。吉不似。未能成一日耳脆之養。猶且使其損朝暮。僅所三四之資。以及羈旅之乏。若爲可爲者。自如受之。豈志之所欲。不得已也。伏以留主。

國之公族。令聞日盛。四疆之內。莫不仰慕。政事巨細。一取其潤色。苟有疆內一黎。不得其所者。留主所分而病焉。若吉者。亦疆內一介氓黎也。留主於吉。當在水火中。豈得愬然乎。誠願留主垂矜。吉之不肖。提之携之。使得蒙國之仁恩。稟外斗之穀。無損父母保餘年之資。而客寓千里。免絕粒之憂。苟果所志。以解其惑心。是留主救父母之慈。所不能救。以脫吉於水火中。而吉於留主。不啻參父母而已矣。懷之所迫。信筆直叙。敢干尊嚴。罪不可測。里諺曰。瞽者不畏蝮蛇。留主惟少憐察焉。吉再拜。

與樂山公子書

俯

日蒙延鑑湖之臺。咫尺光塵。若披雲霧。上化人之宮。視聽總非人間之有。小人固陋。恐懼俯伏。進退失措。而愛顧之厚。賜坐命安。西園托乘之寵。莫以加焉。伏以先君義公。英風曠世。為宗室儀表。修學好古。崇賢愛士。凡名一藝者。莫不招致。河間大雅。東平好善。比之為遠。至今天下稱焉。臺下承其遺韻。而身居信陵之位。虛左之遇。賢如侯生者。固多矣。小人何幸。亦廁其末。自顧賤愚之質。既非其人。徒為高明之累。是懼而臺下不屑。猶且命小人曰。後園新成。柴桑之趣。比

有南山悠然之興亦復至止。恩眷綢繆中心藏之寤寐不忘。歲云秋矣。霜露交降。西風肅冷。菊花鮮明。東籬供觀。臺下從所親近。應劉徐吳森而成列。命酒賦詩。歡宴忘疲。賞芳英於蕭瑟之候。摘麗藻於搖落之日。當此之時。小人且與一簡之授。莠言自口。亦各言其志。耳期已至矣。不勝企望之至。敢陳鄙懷。雄白。

復餘子綽書

忽辱一介。即報貴邸有賞賜之事。老兄亦與焉。奉牘欣抃。具陳家君而謙虛之至。再命而僂。以幹吾同盟。故若少有借者。長者之言。一何至此。老兄與于此舉。

也。進則顯其君崇賢嚮學之美。退則使後進如雄輩者。亦知學則祿在其中。勸于退而結綯。稱吾黨有若餘子綽者。獲于其所。任如是。誠內省而不窮於道。所謂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固非虛語。以為榮。老兄光于其國。以耀同盟者。非但此舉而已。亦盛事哉。亦盛事哉。上樽之贈。助萊舞之歡。為惠莫大焉。家君命謝厚意。併致蒙賞之慶。所呈鄙稿。謬稱見返。無一辭訓。非所望於老兄。恐雄取笑於大方。亦老兄之咎也。少林觀楓。期已至矣。刻日尋報。餘可面罄。不一。

復宇和島侯書

恭承尊教。鄉者臺下宴於某侯邸館。雄亦與侍焉。臺下乃觀雄有伺候趨走之態。諭以書生道義之高。使雄高尚其事。猶且見詰鄙志。所有奉讀三復。慙懼并競。不勝面熱。雄也不佞。何所操持。而陳之於臺下。以益至意乎。伏以方陪宴日。諸貴蓋簪。雖終日咫尺其間。繼之以燭。容止邈然。以我爲禽。爲獸。未有一言接雄。尊卑之勢固然是。則臺下所目。非耶。爾時唯臺下愛顧不已。仍賜咳唾。以人遇我。及今也。奉教又知其以國士遇我也。顧臺下居常禮賢下士。盛意亦及不肖雄者乎。何其恩待之優也。雄本生邊垂世。非衣冠

幼有筆硯癖。不能農桑。流離飄宕。遂止都下。與一二同好者成社。彫蟲之伎是習。下帷講誦。頗類君平。賣卜。家口百指。僅免菜色耳。偶有接跡朱門。夫召我者。豈他哉。亦惟此伎之故。召則至。不則已。來者不拒。往者不追。非敢有意以吾伎干王侯。私自顧念庸劣鄙瑣。無幹事材。碌碌爲人世無用物。天之爵我。以之安而受焉。不求其外。庶幾類乎知止足之分者乎。且白面生書臭。襲人。雄竊所厭。孟子遊事齊梁。動作養望。務崇其道。願欲人君由是敬我。戰國遊說之世。蓋有不可已之勢。然亦足以窺其伎倆矣。至於聖人。溫良

恭儉讓。豈有此氣象乎。縫掖之徒。率無其實。妄貪虛譽。小窺聖經。不知之爲知。傲然抗禮王侯。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者。自雄觀之。與彼浮屠奉佛。繕飾其教。望愚夫愚婦崇信之者。何異之有。吾子物子曰。學寧爲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爲道學先生。雄書諸紳。且雄爲市井小人。至微至陋。幸不比俳優侏儒。廁陪臣之列。進退從之。於我足矣。固無關榮辱之際。今臺下乃以國士見遇。雄不敢當。抑高明察焉。焉有曳裾王門。苟合希世。專意進取。而容膝之室。上漏下濕。時絕擔石之儲。室人交徧謫我者哉。猥犯尊嚴。復

以警言奉候。左右待罪之日。期已不遠。不勝恐懼之至。替首。

復管道伯書

昨值重陽。忽蒙手教。適從家君應米大夫請。入定乃歸。始得開函。嚮以所業乞覽。以吾從兄輩二三之後。不可不習斯伎。亦唯時爲濫竽者耳。兄豈無鑒哉乎。即所過稱。意在勸勉。假借誘之以私其黨。恐爲兄之累。亦不肖之罪也。庶有所請。示訓不棄。籍諸兄之靈。使不肖得免外侮。副所以乞覽之志矣。白金之贈。隨例行束脩之禮。家君命謝至意。節後風雨奄至。秋候

殊覺蕭索。不知十日之歡。吾兄與誰周旋。餘期面盡。草草布字。

與小屈長順

不佞每候貴郎。承風令郎。率十日一晤。未嘗不私竊歎稱。生子如小屈氏之子。無所復恨。蓋淳謹篤學。淵雅之性。得之自然。今也及所論訓一書。三復卒業。有是哉。皎皎練絲。在所染之。豈虛言哉。足下撮異邦古人言行。著于典籍。有益教訓者。綴成小帙。方言國字。通彼於此。雖五尺之童。耳目所觸。其事了了。將爲學之階。將爲善之階。意在詒厥。片玉可以琦。奚必俟

盈尺。令郎幼而階之。日就月將。美其淑質。宜淳謹篤學。不惟性之固然。教之所漸。亦爲不尠。芝蘭之榮。吉祥攸止。厥由匪他。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書所傳階學與善者。豈特足下子姓已矣哉。不佞旣寫一通。置之坐右。以代白珪之章。所示今此返呈。餘在面旣不乙。

與矢田大夫

東山之會。大夫爲政。諸子尋盟。會有不可辭他請。不得持家君杖與斯盛事。而其所趨候之處。舉目東山不違顏。只尺小春風日。霜樹送色。宮觀雲興。其間徒

有上界仙都之望耳。獨奈盈盈一水。終日業在河廣。不能已已。憾其可知。是日也。雄承貴介。顏膝行樽俎之間。孰與諸子縹緲之遊。傍若無人。雄飲數斗。逸氣高暢者。不知醉後紛然嘲雄。以何等目。雖然。賴大夫爲東道主人。儻施十重鐵步障。強爲之解乎。慙謝無辭。伏乞諒察。

後米津侯書

滑稽室記。結撰倉卒。殊覺歉然。豈敢萬一副明侯之意。上之左右乎。自顧受命茲已。踰年不供之甚。且愧且懼。其在明侯固自寬容。宥而不責。小人罪戾是免。

以獻捧腹之資耳。忽承尺一之寵。謬稱有金石聲。其奈非宮商中聲何。見質一二所據。標出供覽。頃闕奉侍。陽和令行。膏雨屢臻。不知悟賞園中。嘉樹暢發。物華日新。明侯閑燕之興。以誰爲質也。公子痘後。日益享嘉。伏察掌珠之光。燦爛倍舊。抃舞歡聲。雜然館下。近日小人亦將趨候。以陳慶辭。不乙。

與山縣侯

誰居使雄優遊卒歲。飽暖自若者。荊山之寶。題之以石。他人不辨。一剖則爲和氏之有。楚王恩澤。不可不知矣。忽值三元。恭惟台候萬祉。是日也。瑞雪驟下。江

左若斯。羽北千里。盈其幾尺。想明侯卧閣之餘。陽春高唱。朱絃改調。坐對封內山河。舒暢幽情。孰與覲歲五更三點。城門纔開。佩玉將將。朝帝鑑殿之狀。天遊侯郡上之役。嚴裝倉卒。而不惜嘖笑。首肯所請者。亦唯明侯至意使然。感謝曷盡。伏乞亮監。

與惠頓上人

昨日會業。戒以丈室之集。卜念六日。座上左袒者。凡百指。山中諸師。不與焉。吾黨非酒徒。則穀伯。上人分香積之餘。使得一飽。功德無量。何異修水陸會。而饒涎。衆生易度。施發從豐。爲最上乘。上人其有意乎。呵。

呵。加之時。值春分。及上人登雨花臺。出華嚴。入法華。直上奔詰。冰釋大義。雄等讚歎之餘。各誦一偈。直得到彼岸之果。亦且於茲。隨喜可知。照亮不悉。

與大醫令橘公

維值誕辰。造化者無亦奉我公之壽乎。自開春來。天氣和暢。未嘗有如昨日之美。福德可知矣。唯是見顧之厚。凡如雄出入門下者。何啻數百。而使雄一人。厠族親諸貴之座。與于盛饗。殊遇殷勤。何幸得斯寵於門下。感謝誠非言之可盡也。不佞固當同門下諸弟子。奉觴上賓。終始充助歡之役。所以不克會家翁有

二三客作逸老會。晚際欲及其未散。少時接之。先高堂未命燭。不辭私歸。似逃厭厭夜飲者之狀。實坐於茲。非有他故。敢謝不敏。唯公寬于雄。又與其退置而不問。於始承顏色。諸貴客失禮之容。謂之何怖懼萬萬。近日負荆諸貴之門。踈慢之罪。從輕亦恃公庇護耳。分韻醉中狂語。草草不遑。今改數字。併上左右。伏乞照察。不悉。

復富君嚴

向者以伯亨云某協二三子。嘗承委題詠。將副雅意者。既屬之楮。生華牋之賜。辭旨懇懇。見責供覽。委既

久矣。非不思之。思而不果。賴長者有容。踈懶自遂。幸莫深罪。鄙絕今與諸作。並往唯是。鴛蹇聞諸彥。先有此舉。足下使某輩同列千里。歷塊之場。胃喘不啻二月之初。炎帝之令。行于都下也。足下其用玉瓚。讓之乎。將風伯支持君子所居乎。雖則煽赫孔邇。歸然作其如予何之狀。某固當投袂致賀。緩至于今。敢謝不敏。災後數旬。比屋警戒。雖亦環堵之室。未能免俗。備豫是務。九十春光。日復一日。偷閑白貴之墅者。僅一再。其於丘園。豈爲無咎乎。近况若斯。一無足道者。公明歸自佐伯。不知足下攄經年之蓄否。不悉。

與京君君柔

豈忘之乎。薔薇園榜。執事懇請。先人有諾。孤不肖與
聞焉。無祿先人逝矣。其諾不果。生者塞死者之望。塚
上掛劍者是邪。死者塞生者之望。將如之何。所上雙
板。先人造語且書。常掛齋中者。執事置之薔薇園中
琴書之側。坐臥以代扁題之觀。則庶幾使先人幽冥
中無憾。所以諾於執事者乎。不任哽咽之至。

與山經國

君侯捐館之變。一藩為燼。其謂之何。嚮雙旆未東。足
下奉命下問。以示瑤什者再四。所陳芻蕘。謬副盛意。

覲後乃承某日趨謁之命。何知旻天忍為此虐。使我
不遇魯侯已矣哉。伏惟君侯天授才質。自然超上。若
花留鶯語媚。柳惹客愁長。將軍橫槩。凜霜氣。刁斗聲
中。太白高等語。溫麗悲壯。雖閔天作者復生。莫以尚
焉。而藩為長崎。列鎮長崎之俗。昧於文學。貴彼賤此。
動謂本邦聲音固異。詩律難諧。不知方今清人所
作。方之明詩。雖曰驢鳴犬吠可也。上之所好。下必化
之。長崎人士。聞君侯之風。始披青雲覩白日。則清詩
傳於商舶者。不足覆醬。玉石位定。大快可知。盛事去
矣。竊為我東方歎惜焉。顧以經國忠貞。非唯於尋

常君臣之義而已。風雲一遇。加有斯道體。其哀痛惻
怛之心。吾社中苟知經國者。未嘗不泫然泣下。疇昔
途中遇足下。望望然赴羣。所吊辭不克一二。相皆而
別。書豈盡言。茲候起居。咄經國自重。國有世子在。送
往事居。耦俱無猜。人臣之分也。足下勉之。不悉。

復十洲師

堅公東下。茲致一緘之賜。朱墨副焉。盥拜披讀。乃知
盛意追念先人。併及不肖孤者。寄之宮商中聲。厚寵
莫大焉。而孤知座下。豈自今日云哉。靜餘之選。往歲
座下命先人有言。雖各天千里。未接儀軌。固悉禪暇

好尚。時有翰墨遊戲。同斯臭味久矣。嗚呼。先人下世
三年於茲。孤不敏。不有一字以修舊好。忽辱方外不
外之誼。徒增感慚耳。若見推者。孤豈敢當之。賴有一
二從先人者。屏蔽支吾。外禦其侮。僅保舊業。泯焉唯
爲先人之辱。是懼。何異劉禪據蜀也。孤本攝人。少時
嘗遊嵯峨再四。今而思之。座下阜錫之地。山水麗秀。
冠于洛西。諸勝了了存乎眼界。雖形塊若海東。神魂
爲之飛往。不知何時。寶樹林中。親承謦咳。重對二十
年前足跡。所涉丘壑乎。堅公一眄。賜青勝舊相識。法
旆將西。悽惘意惡。草草布字。不悉。

與惠頌上人

歸山幾日。相距一日程。耳前日聚首。已若隔世。不知道體佳不。春且過半。泉谷蘭若。孰與綠山僚舍。想炯乎眼光。高視方外。一堂上日對安樂國主。梵唱不已。林壑傳響。如數部鼓吹。倦則曳杖放腳。彷徨幽曠之境。雲霞四布。草樹暢茂。藹然物象。俯仰觀化。心會意適。獨享樂土之樂矣。雄等火宅之人。丙丁之崇。一南一北。逼於眉睫間者。一月三反。畏首畏尾。老穉累足而立。苦哉苦哉。賴比日膏雨。靈臺稍為安穩。生計日拙。蘇長公與人書曰。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

謂之儉素。自謂長策。京師允宜用此策。胎合座下嘗為雄畫策者。讀之不覺絕倒。然受持此策。已期月餘。至今未效。別有秘策宜施者。叩囊再投。尤懇同侶相。協重驚禪寂。期在春夏之交。麥飯笋脯。分香積之餘。使雄數日間為山中有髮僧。自稱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座下焉依。子迪請假歸總。拜掃先墓。尋盟之約。非孟夏不果。嚮腴渥之賜。信公見致。領之別時卒卒。不陳謝辭。故及。炤諒不備。

與內發夫

怪巖疊起。雲樹森立。是箕山瀑布側之一。敢供觀玩。

發夫無乃目而認之耶。先人有山水之癖。往年西遊歸則以其所跡一二夢寐焉者。手上之書室四壁。歎曰。吾老矣。足不可再。賴有少文之計。蓋自娛遣興。草者繪事云乎哉。今也手澤存乎家。音容邈矣。視其物猶視其人。非發夫舊於先人。孰能有目而認之。猶視其人者乎。伏乞休沐之暇。作往日入先人書室之觀。於雄爲幸矣。頃者先人所善肥人野伯修者。夢先人忽自岐嶺中至。語悉山水之美。不異往年。次唱一詩曰。危峰迴合白雲間。一路崎嶇不可攀。依舊懸崖三百丈。臨泉寺裡老僧閑。恍爾覺云。嗟乎。先人有山

水之癖。魂無不之。其再往年所跡乎。事非可言。筆之所至。併及。勿復聞他人。餘期面旣。

與矢田部侯

維夏朱轡就封邑也。命雄秋冬之交。躡躡擔簦。寓目於常毛山川。其有意耶。寡人爲東道主。拜命之辱。謹諾。中心藏之。日復一日。荏苒至歲。云載陽。不能奮飛。一出都門。徒望筑波峰上雲。神往領疲耳。切恐明侯以雄爲食言之徒。是無他故。坐母老。妻子癡弱。家道爲累。致此罪譴。伏乞高明恕之。拙刻一舉。明侯勸于旭野高陽二侯爲雄謀者。熊記室三致至意。百鎰之

賜坐而承之。趙王優於虞卿，無復加明侯厚矣。市井小人，何幸有若斯寵於冠冕諸貴人。感荷曷罄。爲劣下才，空言自口，覆瓿自分，豈有意廁諸作者齒。傳之通邑大都者哉。而鼎力所致，覆瓿自分者，歸然存乎骨朽之日，可謂使雄死而壽，恩其可知矣。旭野侯班史會業，有如此下物，不知明侯朝覲日，滿引一大白否。諸所蓄者，據茲在茲，不悉。

復悟賞侯

後苑別開一天地，菜畝麥隴寂無人聲。俛仰總非邸中之有，而餘瀝之賜，使雄盪滌塵腸於茲旬日，心醉。

恍乎猶尚如接光塵者。至今不已，忽奉大教，再拜茲審盛意所在。君侯綢繆於雄，一何至此也。校輯之役，十日所視，其嚴乎。一字差誤，爲不朽之累，不可不慎。周愛年少，任非其人，更與他人圖之，辭喻懇懇，是君侯爲拙集紆慮者，厚矣。厚矣，敢不唯命是聽。雖然，周愛少長，君侯側素習典籍之役，加之楷體整正，一畫不苟，下筆成行，髣髴上木者。若斯者，誠未易得。周愛精敏，於受此任乎何有。雄也保之，伏乞君侯命之，以其警御餘暇，從事於此，是業一成，周愛有大勲力於雄，無乃君侯之賜乎。君侯其有意哉。千萬是祈，摠趨。

期近。餘不備悉。

蹈海集卷之八畢

題尾

服仲山將刻先人仲英氏遺稿也。以謁余。泣曰：先人以無以假我故。所著僅是已。以先生厚與先人游也。不敢不告。為之如何。余曰：何傷。子先人以此風靡海內。操觚之士。而海內操觚之士。

古今思慕不已且夫不朽又豈
在多乎及刻成乃題其尾曰世
之月旦者有目我仲英以長松
下清風者是其人徒自想像以
謂必當有之耳豈能知仲英之
所以為仲英者而爾者乎蓋仲
英於述作欲別自出機軸以為

一家者耳嘗曰苟有得於我雖
家風所不必守也我雖不肖豈
至步趨不能自拖徒從人周旋
以此為不墜家聲乎則其志可
以觀矣蓋仲英方館于郭翁或
有以難於為後者故言及之也
爾余嘗過其房於几上見有端

明集乃亦知其於文不必漢於
詩不必唐將集衆美以成大者
也而退省其所為文不必漢未
嘗不漢詩不必唐未嘗不唐而
二者雜諸宋未嘗墮宋則雖所
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風
矣唯是徂來夫子序郭翁稿於

其詩曰刻意于鱗豈弟過之余
於仲英於郭翁亦云而尚之以
爲永有味則不翅豈弟過之是
仲英之所自得於我而無害於
為一家也是其風故泱泱乎者
而仍之以穆如可以慰懷則豈
可以颯爾稱快者擬者哉余不

欲使世月且者不知其所以而
徒以其臆上下人者置喙於我
仲英所以有此贅也

友人熊耳餘承裕子綽父撰



續集追刻

明和六己丑秋八月日

江都 靜齋堂

平田十太開梓

同 書肆嵩山房

小林新兵衛發行

